

1-1 民族情結與百年期待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第112次IOC會議上，國際奧委會選出北京為二〇〇八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消息宣佈的一剎那，這個千年古都立刻沸騰，百餘萬聚集在中華世紀壇和天安門廣場的民眾更是陷入瘋狂狀態。同步在上海、廣州、天津、濟南、重慶、南京……甚至全球設有銀幕連線的廣場上的中國人在聽到這個消息的瞬間，群情激動地或叫或跳，彷彿要把心中積壓已久的塊壘，一併迸裂開來。對一個在心理上不能再輸的民族而言，申奧成功的意義絕不僅僅是一次全世界運動盛會的主辦，它潛藏在心中的是一份對民族自尊、自信與民族復興的追尋。

早在上個世紀初的一九〇八年，一本「天津青年」的期刊上，即有有識之士面對民族的衰頹而感嘆道：中國何時才能辦奧運？從一九〇八年到二〇〇八年，足足等了一百年。無怪乎有人說「北京申奧是民族情結與百年期待」。

這是一個何等奇怪的情愫；是近百年來總是被動挨打的歷史造成這種心態呢？還是一個在歷史上曾經遙遙領先西方達千年之久的民族內心深處的一次吶喊



1. 乾隆御製〈銅猴首〉（圓明園大水法十二生肖）
2. 乾隆御製〈銅牛首〉（圓明園大水法十二生肖）
3. 乾隆御製〈銅虎首〉（圓明園大水法十二生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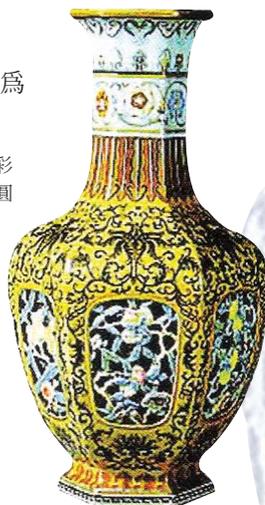
呢？可能都是，但這兩者的背後都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曾經具有高度水準文化的華青上國、一個深深沉睡百年的古老民族心靈的痛苦，而痛苦在於文明與文化的衰弱。

這種情愫還表現在其他事件上。二〇〇〇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四點，一場名為「清朝宮廷藝術品拍賣會場」佳士得二〇〇〇年春季拍賣會，在香港金鐘萬豪酒店拍賣的主角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所劫掠無法計數的珍貴文物中的兩尊銅像——海晏堂前水力鐘十二生肖中的猴首和牛首銅像。就在這時，會場裡突然一片喧嘩，有人手舉高音喇叭在大聲抗議，示威者與會場的保安發生衝突，雙方扭打起來，整個會場亂成一團。會場外也聚集了一大批抗議的香港市民，還有人用腦袋從外面撞門，高喊著「停止拍賣賊贓，立即歸還國寶」等口號。拍賣師竟被迫暫時中止了拍賣，停頓了半個小時。同年五月二日蘇富比拍賣會上則拍賣了另一尊虎首銅像，每一尊都歷經了二十餘次的競投，由中國國有企業保利集團以總數港幣二千八百四十萬元購回，五月二十五日回到睽違一百四十年之久的北京。另一個同屬於在圓明園被掠奪的乾隆款醬地描金粉彩鏤空六方套瓶，也同時回到祖國（僅用六分鐘即為



繼三件圓明園大水法十二生肖中的猴、虎、牛首銅像被購回後，第四件《銅豬首》亦於2003年由香港實業家購買轉贈，回到中國。

乾隆御製「描金粉彩鏤空六方套瓶」（在圓明園中被掠奪）。



圓明園遺址（始建於1709年，至1770年基本建成，譽稱世上「萬園之園」。）





這個近二億台幣的〈粉彩桃紋橄欖瓶〉必須以競標購回中國。

北京市文物公司以港幣2,100萬購得)。六方套瓶乃由清廷督窯官唐英親自畫樣研製，是窯中精品，於乾隆八年（1743）獻給皇帝，後為英法聯軍中的洛克爵士搶奪轉賣給莫里遜。

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五五年現代國際法原則：任何因戰爭被掠奪的文物均應歸還原所屬國，沒有任何時間限制。而今卻要花費鉅資買回，令人慨歎。相同的例子仍不斷上演，二〇〇二年五月七日蘇富比拍賣會上，一件清雍正年製的粉彩桃紋橄欖瓶，由中國政協常委張永珍代表以約一億八千多萬台幣天價購回北京，在此之前，這個近二億台幣的國寶竟委身於紐約收藏者家中當作燈架使用。

事實上，在全球四十七個國家二千多家博物館裡，有超過一百萬件被掠奪的中國文物，而且都是精品，它們多數是在中國國力最弱的年代裡被強盜搶劫出去的。當過光緒皇帝英文教師的張德彝，曾任清朝駐不列顛、義大利、比利時等國公使。一八六六年，他作為中國第一位赴歐旅遊團成員出國遊歷，回國後寫下日記體遊記《航海述奇》。書中記述說，在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四月初四他們來到一個地方，該室內的貨架上陳列著圓明園喪失之物，包括龍袍、珠翠、玉石、古玩……皆御用之物。英軍劫走的文物一部分獻給了當時的維多利亞女王。獻給女王的圓明園文物存放在大英博物館，其中國寶眾



英國博物館中藏有劫掠來的中國文物（圖：張良綱）



倫敦大英博物館中藏有大量從中國劫掠來的文物（林愷嶽提供）

多，如東晉時期大畫家顧愷之繪製的《女史箴圖》，乃是中國古代卷軸畫的稀世珍品，價值難以估算。諸如上述中國最傑出的設計品、美術工藝品流散在世界各地，乃是莫大的恥辱。

1-2 華夏設計風華已遠？

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八世紀，中國正處在所謂的「漢唐盛世」，中華民族在世界舞台一展雄姿，西方的歐洲人也開始報導中國這個遠東的文明國度。希臘地理學者斯脫拉波，羅馬詩人、史學家羅魯斯，羅馬著名作家梅拉都在公元一世紀前後有關於賽里斯人（seres，即中國人）的記述¹，白里內的《博物誌》更具體介紹了賽里斯人的蠶絲業和民情風俗。中國的絲綢、鋼鐵、冶鑄和水利技術遠傳中亞、西亞和南歐，使漢帝國威名播揚久遠。陳垣說：「在晉與西域交通者漢為盛，故塞外諸國，徒聞有漢也。」以至世界上不少國家以「漢」為中國的代稱，把中國人稱為「漢人」。

1. 古希臘、羅馬稱中國為seres（意指絲綢），seres這個詞顯然是從中國的「絲」音轉化過去的。因為中國是世界上首先飼養家蠶和織造絲綢的國家。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在河北、河南一帶養蠶繅絲。春秋至秦漢，絲綢生產已遍及全國。遠在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時期，質地精美的中國絲綢就通過著名的「絲綢之路」源源不斷輸往西亞和歐洲各國。



上：希臘人所設想的東方世界竟和中國《山海經》的神話不謀而合（五官長在胸前的男子）。

下：中國《山海經》五官長在胸前的男子。

而繁榮昌盛的唐王朝更是八世紀前後世界文化的中心。當其時「海外諸國，亦唯聞有唐」。近世「唐人」、「唐言」、「唐山」、「唐人街」等專用名詞皆因此流行至今。唐時的廣州、揚州、洛陽等主要城市，都是外國人的薈萃之地，首都長安更是中外經濟、文化大規模交流的中心。唐朝前半期，來自各國的使臣、留學生、僧人、商賈、樂士、舞士等聚居長安，最多時達千人之眾。唐代詩人王維吟詠道：「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疏。」生動地描繪了唐代長安城宮殿建築的雄偉和各國使者朝會長安的盛況，也說明了中國乃為當時世界最先進國家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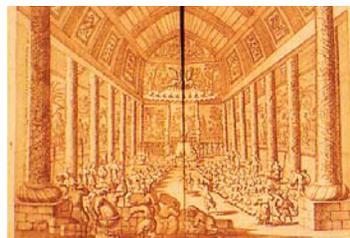
唐朝對東方各國的影響眾所皆知。在唐以前，中國設計形式早已傳到東方各國。日本七世紀中葉所推行的「大化革新」（645 A. D.），一舉把唐代制度跟設計導入日本。但是以日本當時的水平不可能加以消化，並立刻飛躍地跟隋唐形式相契合。而中國設計形式也大規模傳到朝鮮；新羅太宗武烈王（在位期間公元654~660年），曾親自到中國訪問，親眼目睹了大唐的文物，因而著意去吸取中國的文物和制度；我們只要看看他陵前的石碑就可知道是如何受中國形式的影響²。一直到朝鮮最後一個王朝，其設計形式仍是跟著大明王朝的設計風格與規制在走。



左：希臘人所設想的東方世界（長耳人）右：中國《山海經》中「聶耳國」手捧長耳的男子。

2. 李永熾，《中國歷史一百講》，台北市：國語日報出版部，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初版，頁 192-193。

中國到宋朝以後，對外的國力雖然顯得衰退，但是內部的發展卻依然迅速。在十三世紀末葉的歐洲國家中，以義大利的威尼斯及熱內亞是經濟和文化最進步的地方；但這些城邦都是以海為領土，以船為城郭的商業國家，都是很小的國家。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首都）開封已是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街道井然、經濟繁榮，而他的家鄉威尼斯仍不過是個破敗的小漁村（在當時的歐洲人口達十萬的城市並不多）。最叫他吃驚的是中國版圖之大；馬可波羅說：「中國的皇宮之大，簡直像個城市！」較諸古長安城及紫禁城的態勢，此說庶幾不遠。在歐洲插畫家的筆下，「城市般的中國皇宮」卻成了歐洲中古城堡的翻版。馬可波羅估計杭州人口有一百六十萬之多，來往長江的帆船數，一年有二百萬艘……，也難怪馬可波羅會有「百萬波羅」的綽號³。他還指出，中國商業繁榮的原因之一是「紙幣」的使用（世界之首）。元帝國建立後，由於和西亞更密切的結合，使中國都市比以前更為繁榮。這些都市不僅是消費都市，而且是工業都市。尤其杭州更以絲織品而聞名，資本家們設立



在歐洲插畫家想像的「城市般的中國皇宮」成了歐洲中古城堡的翻版（荷蘭萊頓漢學院藏）



馬可波羅說：「中國的皇宮之大，簡直像個城市！」較諸古長安城及紫禁城的態勢，此說庶幾不遠。



左：馬可波羅（著紅衣者）來到中國時，開封已是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街道井然、經濟繁榮，而他的家鄉威尼斯仍不過是個破敗的小漁村。
右：歐洲人筆下的中國公主如同歐洲貴婦（荷蘭萊頓漢學院藏）。



3. 馬可波羅常向朋友提起中國的情形，說到中國的土產、人口總以百萬計，因此贏得了「百萬波羅」的綽號。其實，他說的大都沒有錯，絕不能說是吹牛，只是歐洲人無法想像。



中國即使到了十九世紀初始，其經濟產量仍佔世界總產值30%；清初康雍乾三朝的許多表現，就算不是世界最好的，也是世界前列（圖為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圖」）。



Punch先生（英國19世紀末漫畫人物）向中國人求取知識，但當中國不知進取而沒落時，Punch先生又狠狠將原有的知識丟還給中國。

工廠，雇用工人，從事紡織品設計。製造出來的織品銷售到印度跟西亞；商業的發達促使許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基督徒匯聚到中國的城市中（如泉州、杭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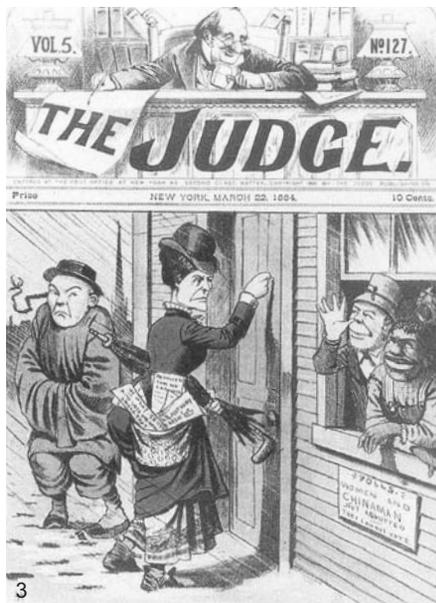
中國即使到了十九世紀初始，其經濟產量仍佔世界總產值近30%；清初康雍乾三朝的許多表現，就算不是世界最好的，也是世界前列的。只可惜子孫不爭氣，近代民族的衰頹大家耳熟能詳。一幅由英國人畫於十九世紀末的漫畫說明了中國的巨變。一個被創作於當時的甘草卡通人物「Punch先生」（代表歐洲人），畢恭畢敬地向中國人求取知識，但當中國不知進取而沒落，歐洲卻大大進步之時，Punch先生狠狠地將原有的知識丟還給中國；並且要打擊中國龍了。這是一個何等尷尬的寫照。而在二十世紀初美國所拍的好萊塢電影中，對於古老的中國也多有鄙視、醜化的劇情，譬如圖中「福滿州皇帝」（Emperor Fu Manchu）的電影海報，可能連中國人民都不知道他們的皇帝長得是這副德行。當時的美國雜誌也經常對在美的華人有嚴重且帶有極端種族歧視的描繪。這些都是令人不堪的恥辱。今天的華人除了仍然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有多少人在乎、瞭解到全體國人必須共同奮鬥，以一雪前恥、重振華夏文化光輝的重要。



1



2



3



4



1. 歐洲人要開始打擊中國龍了（英法聯軍時期插畫）。
2. 連中國人民都不知道他們的皇帝被污蔑若此（美國電影「福滿州皇帝」海報）。
3. 「The Judge」雜誌封面，畫中表達了對中國移民（最左）的歧視，稱呼華人為「Chinaman」，作者不詳，1883年紐約出版。
4. 十九世紀末日本描繪的橫濱外商區，其中對中國人（左）的描寫備受歧視。

1-3 民族昌盛與振興設計之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樓之上，以濃郁的鄉音高喊著：「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我們所看到的是接著而來近二十年的「閉關鎖國」政策（關起門來搞最激進的共產主義），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不再受列強欺侮只是個最起碼的標準，而一窮二白則永難尋回自信。這段時間，隔海的台灣是富了，但在儼然為美國人的附庸國格之下，又何自尊之有？若不論政治層面，十餘年來中國人的成就著實是令人激賞的。我們相信「國運興、體運興」的定則，二〇〇〇年雪梨奧運中國人拿下世界第三運動強國的地位，二〇〇四年希臘雅典奧運，中國人更進一步拿下金牌數世界第二位的佳績。在昔日成長過程中，連想也不敢想、始終認為是高度資本發達國家才有資格玩的滑雪、水上芭蕾、花式溜冰……等運動，對岸的中國人也逐漸嶄露頭角。這是一種跡象、一種徵兆，不可以等閒視之。過去的「東亞病夫」已經遠颺，「體運興」則與中華民族的強國夢緊緊相連；伴隨著居高不下，全球一枝獨秀的經濟發展，一個超越漢唐盛世的民族復興大夢，也正被積極構築著、追尋著。

如果在一百年前，當整個中國衰敗到無以復加、幾乎亡國的年代，有人跟你說：中國人將是第二批登陸月球的人時，你一定會當作是癡人說夢，或是嗤之以鼻，視為精神病患的囈語。但是，一位對中國太空計畫研究甚詳的英國太空專家克拉克即肯定說道：「我相信，第二批踏上月球的人類腳印將是中國人的。」而整個中國太空計畫的負責人也表示：「我們實現太空美夢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舉辦奧運與發射載人火箭等成就固然難得，但「民族設計」的振興也一樣重要。

自一九七〇年中國人發射第一枚衛星，一九九二年宣布將載人進入太空，並展開太空站計畫、月球探礦、探測火星。可以載送七十噸重的火箭也已研究出來，足夠將太空站送上軌道，將人送上月球；二〇〇二年，太空人楊利偉滿載期望衝破大氣層，環繞地球一周；中國人實現了自己將自己送入太空的夢想……。昨日的衰頹猶歷歷在目，眼前的遠景卻又令人恍如隔世。

是時候了！數百年一遇的民族昌盛時機，有幸被這一代的中國人躬逢其盛。與其說這是一個週期，倒不如說這是在窩囊、不爭氣到了某個極限後，人性最起碼的一份自覺、反省與長進。在這個時候，面對過去我們從沒當真的一句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如今卻有實現的可能時，我們竟彷彿有點不知所措。

究竟民族的昌盛與「振興設計」有什麼關聯性呢？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定則，在世界上凡是經濟好、具有相當國力的國家（如美、日的某段時期），往往也擁有高質量的設計水平，這似乎是一個定則，是成正比的。

我們試舉國際性的盛事奧林匹克運動會作例子：大家都知道，一個如「奧運會」的整體設計案，對一個國家整體設計文化水平的提升是具有「跳躍式」重大影響的；我們一定要深切把握這個提升整體華人設計層次的良機。日本在一九六四年舉辦東京奧運，對其後日本成為世界的設計先進國，及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後，韓國創造了許多工商設計的奇蹟，也塑造了國家健全的設計政策；這些都是無法否定的因果關係。台灣、香港的設計者也紛紛投入了這個千載難逢的企劃行列，台灣師大教授林磐聳說道：事實上，大陸地區設計界在國際化的腳步上已經領先了台灣，而台灣必須主動結合華人設計界的力量，否則台灣的設計界會被「邊緣化」而失去舞台。這個情況，說明了大陸地區近年在拋棄一些經濟教條口號後，在緊追國際設計潮流下所達成的一些「跳躍式」的成就。因為，就在十幾年前，大陸地區的設計水平仍是十分低落的。

我們呼籲：武裝精神的時候到了，我們不應自外於這個民族復興的洪流，人人應該加入這個行列。一個充滿自信、自尊的民族復興，絕不僅僅在於人民富庶了，金牌拿多了，載人太空船發射了，高科技產品發明了……這些成就上；因為以上某些成就其實即使在一個閉關專制的國度也可以達成。但是作為本書主題「設計與文化」創造的議題，則是需要更多條件配合的。民族「設計與文化」創造的課題在這十餘年間的表現，明顯是遙遙落後上述各項，單就此點論，民族復興的進程便仍受到質疑。李雲迪拿下睽違十二年才頒出的蕭邦鋼琴大賽首獎、李安揚名世界影壇、中國滑冰選手趙宏博、申雪拿下二〇〇三年世界花式滑冰大賽金牌、姚明風靡NBA籃球殿堂……這些都很可貴，但只是蔚藍天空上偶一閃爍的星辰，整個中華文化、民族形象符碼的更新，其重要性亦不亞於中國人在二〇〇四年雅典奧運的傑出表現。它更是一個刻不容緩且難度更高的重要工程。

